



六角丛书
LIUJIAO CONGSHU

易中天教授特别推荐

中外名著榜中榜（第九辑）

HEIDI

海蒂

[瑞士] 斯比丽 / 著 邵灵侠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HEIDI

海蒂

[瑞士] 斯比丽 / 著 邵灵侠 /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蒂 / (瑞士) 斯比丽著; 邵灵侠译.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8

(中外名著榜中榜·第9辑)

ISBN 978-7-80206-436-2

I. 海… II. ①斯…②邵…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瑞士 — 近代 IV. 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8218号

中外名著榜中榜(第九辑)

海蒂

原著: [瑞士] 斯比丽

译者: 邵灵侠

责任编辑: 温梦

策划: 杨奎

封面设计: 王东

版式设计: 王东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骑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话: 010-67078234(咨询), 67078235(邮购)

传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本: 720 × 1010mm 1/16

字数: 1830千字 印张: 139.5

版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06-436-2

总定价: 83.50元(全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本书图文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或公开发表。

推荐序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等等。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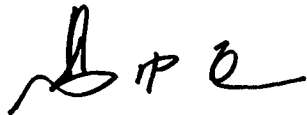
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

译本序

《海蒂》是瑞士女作家约翰娜·斯比丽（1829—1901年）撰写的世界名著，也是世界青少年文学宝库中的一枝奇葩。书中的主人公海蒂深受各国青少年朋友的喜爱，于是《海蒂》也成为一本经典性的青少年读物，跻身于世界性的畅销书行列，并多次被改编成漫画和动画系列作品。

《海蒂》的故事主题鲜明、严谨，内容十分有趣、感人至深、耐人寻味，具有十分深远的教育意义。

海蒂出生在风光旖旎的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就失去父母，由阿姨带到5岁。后来阿姨为了自己的生计，把她送到山上的爷爷那儿。她的爷爷是一位外表严厉，而内心情感非常丰富的人，因为不愿听到人们对他的流言飞语，他就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高山牧场上。从此，纯洁、质朴、无邪和天真的小海蒂就每天与小羊倌彼得一起去山上放羊；在花草丛中蹦蹦跳跳；观看阿尔卑斯山壮丽的落日和自由翱翔的雄鹰……

纯洁善良的海蒂待人真诚友好，使心情压抑、性格古怪的爷爷重新焕发出生命活力；使体弱多病的克拉拉战胜了疾病，重新站了起来；使双目失明的老奶奶心中充满了阳光……

作者还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阿尔卑斯山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和淳朴深厚的风土人情，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美好的阿尔卑斯山风情画卷。读着，读着，会使人们产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和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

邵灵侠

2006年8月

[目录]

上篇 / 1

- [一] 登上奥西姆高山牧场 / 3
- [二] 在爷爷家 / 16
- [三] 在牧场上 / 24
- [四] 在老奶奶家 / 37
- [五] 接二连三的到访,接着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 49
- [六] 新篇章和新生活 / 59
- [七] 罗特麦耶小姐不平静的一天 / 66
- [八] 赛赛曼家乱成一团 / 80
- [九] 赛赛曼先生在自己的家里听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 / 90
- [十] 一位老奶奶 / 96
- [十一] 小海蒂有得有失,进步与退步共存 / 106
- [十二] 赛赛曼家出现了幽灵 / 111
- [十三] 在夏日的傍晚重新登上高山牧场 / 122
- [十四] 礼拜天,当钟声敲响的时候 / 137

下篇 / 151

- [一] 旅行的准备 / 153
- [二] 高山牧场上来了一位客人 / 160
- [三] 报恩 / 169

- [四] 端夫里村的冬天 / 178
- [五] 漫长的冬天 / 189
- [六] 来自远方朋友的消息 / 197
- [七] 高山牧场上的延续 / 212
- [八] 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事 / 220
- [九] 即将告别，再见吧 / 234

上 篇

〔一〕登上奥西姆高山牧场

在一个风景宜人的小山村梅恩费尔德，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它穿过碧绿的原野，一直伸展到山脚下。山路两旁树影婆娑，流水潺潺，远处群山巍峨，似一幅优美的水墨画。沿着这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攀缘而上，居高临下，谷底的景致一览无余。继续登高而上，四周芳草萋萋，山花烂漫，浓郁的花香弥漫在整个旷野，沁人心脾——这就是直接通往奥尔希高山牧场的陡峭山路。

在六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这条狭窄的乡间小路上，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村姑，手里牵着一个小姑娘正向上走着，小女孩的脸颊热得通红，棕黑色的皮肤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但是很奇怪，尽管在这六月炎热的骄阳下，这个孩子还是被裹得严严实实的，似乎要抵御那刺骨的寒冷。这个小女孩似乎五岁左右，可是人们无法从其外表看出她的身材，因为她很明显地穿着两件，甚至是三件衣服，一件套一件，脖子上用一条红色的棉质大围巾一圈圈地围着。这样的打扮，再加上她的一双镶着钉子、笨重的登山靴，这个小人儿看起来就像是圆圆的一团。小家伙正冒着酷暑吃力地走在山路上，向山上攀登……

这两个人就这样从山谷向山上走了大约一个来钟头，来到了高山牧场的半山腰，这里坐落着一个叫做“端夫里”的小村庄。

一进村，几乎所有村民都与她们打招呼，有些人在窗口或家门口向她们寒暄问好，也有些人在路上向她们问候，原来这里就是小女孩的家乡。可是这个小女孩却没有在路上做片刻停留，只是一边回答熟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一边与人们相互问候，脚下却一步不停地往前走。不一会儿，她们到了村子的尽头，这儿只散落着零星几户人家。这时，从附近

的一家房门口传来了招呼声：

“等一会儿，迪蒂，你是要再往上走吧，我也一块去。”

听见了招呼声，迪蒂站住了脚，停了下来。小女孩一下子挣开她的手，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呼”地喘着粗气。

“你累了吧，海蒂？”迪蒂问道。

“不，我热得要命，嗓子都快冒烟了。”小女孩回答道。

“这儿离山顶不远了，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你再坚持一会儿，快点走好吗？再有一个钟头就到了啊，宝贝！”姑娘不断鼓励小女孩说。

这时，一个胖胖的看上去挺慈祥的妇女从刚才的房门里匆匆地走了出来，与她们两个结伴同行。那个小女孩站起身，跟在两个熟悉的大人后面向山上走去。两人一见如故，边走边谈着端夫里村及其周边地区的所有居民的情况。

“说真的，迪蒂，你究竟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哪儿去呢？”路上这位新加入的伙伴这样问道，“她是你姐姐留下来的孩子吧，听说成了孤儿？怪可怜的。”

“是呀。”迪蒂回答说，“所以我要把她领到高山牧场上她的爷爷那儿，把她留在那里。”

“什么？你是说要把这孩子送到高山牧场上的奥西姆大叔那儿去？我想你没搞错吧，迪蒂，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到那个大叔那儿一提，肯定会被他撵出来的！”

“他可不能这样做。他可是这孩子的爷爷，应该尽尽这份义务。我一直照看着这个孩子直到现在。芭尔蓓，说白了，其实我这次是找到活干了，我可不想因为这孩子而丢了这份工作。所以，这次该轮到她爷爷尽义务，照顾她了，这非常正常。”

“是啊，但是，如果他像其他人那样，是个普通人，倒也不必担心什么了。”个子矮小而肥胖的芭尔蓓一本正经地说，“但是，你也是知道的呀！他怎么可能懂得照顾小孩子，而且还是这么小的小孩子呢！这孩子在他那儿能受得了吗！还有，你到底是要去哪儿干活呢？”

“去法兰克福。”迪蒂解释道，“我在那儿找到了一份挺好的工作。

那儿的主人去年夏天到山下的温泉来时，我负责清理他们的房间，并且照料他们的起居。那时他们就说希望我去他们那边干，可我当时没法去。他们今年又来了，还说希望我过去，这一回我可打算过去了。对此，你肯定可以理解。”

“唉，幸亏我不是这孩子。”芭尔蓓无可奈何地叫嚷着，“根本没有人知道，高山牧场上的那个老人到底怎么样了！多年来，他从不与任何人来往，也从不去教堂，整日闭门不出，一年也就拄着那根粗棍子从山上下来一次。人们都躲避他、害怕他。他眉毛很粗，颜色花白，并且留着吓人的大胡子，外表看起来简直就跟年长的异教徒和印第安人差不多，人见人怕，何况是孩子。人们觉得只要不是在路上单独碰上他，就谢天谢地了。”

“那又怎么样呢，”迪蒂固执起来，顶撞她说，“他毕竟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嘛，照顾孙女是他的义务。他应该也不会对她太坏，虎毒也不食子呢。不管怎么样，也应该由他来负责照料孩子，而不是我。”

“我也只是想知道，”芭尔蓓用试探的口气问，“到底那个老头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用这样的目光瞧人，而且总是那么孤零零地一个人住在高山牧场上。一个人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几乎没有人看见他。关于他，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莫衷一是。你肯定从你的姐姐那儿听到过什么，多少也知道点吧。是吗，迪蒂？”

“那还用说。不过，我不想说些什么，这要是传到那老头的耳朵里，我可就麻烦了！”

可是，芭尔蓓很早就想知道，高山牧场上的那位大叔行为举止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那么厌世，一个人在山上独居，与世隔绝，村里人说起他时都吞吞吐吐，似乎害怕反对他，但是又不愿意奉承他。而且芭尔蓓也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这个老头会被端夫里的所有人称做“奥西姆大叔”，他根本不可能是全村人真正的大叔呀。因为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他，所以芭尔蓓也不例外，即从来都是称呼他为大叔的。“大叔”这个词在当地的方言中发音为“奥西姆”，从此奥西姆大叔这个称呼就流传开来。

芭尔蓓是不久前才嫁到端夫里的，之前，她一直住在山下边的布来蒂高，所以对端夫里和附近的人和事还不大了解。可是，和她要好的迪蒂则是土生土长的端夫里人，直到一年前她还和妈妈住在这儿。后来，她妈妈去世，她找到一个女招待的工作，在一个大旅馆里负责打扫房间，于是就搬到拉加兹温泉去了，而且待遇不错。今天早晨，她领着孩子从拉加兹温泉过来，路上碰到熟人赶着马车拉干草回家，于是就搭他的马车到了梅恩费尔德。

而芭尔蓓觉得现在正是打听些信息的好机会，不可放过，于是就亲密地挽着迪蒂的臂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村里的那些传说是真是假，你肯定了解得一清二楚，我想，你肯定知道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那个老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否以前就一直这么吓人，这么不愿意见人，性格这么孤僻。讲给我听听吧。”

“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我认为，我也不能准确地说出来。我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了，那老头子肯定有七十岁了，我当然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你当然也不可能从我这里了解到。但是，如果我知道，以后这些话不会在布来蒂高到处传开，那么我就会把关于他的一切都告诉你。我妈是出生在多姆莱斯克的，而那老头也是多姆莱斯克人。”

“呸——啐，迪蒂，你在说什么呀？”芭尔蓓略显愠怒，觉得受到侮辱一般，回敬了一句，“在布来蒂高哪儿有这么爱嚼舌头的人呢，再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我放在心里就是了。来，讲吧，我听了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行，那我就讲给你听吧，你可得说话算数！”迪蒂又叮嘱了一遍，然后，先朝左右看了看，看看那个小姑娘是否离得太近，会不会把所讲的话都听了去。可是，哪儿还有孩子的影子呢，两个人都光顾着说话，没注意到孩子已经有一会儿不在后头跟着了。迪蒂站住脚，到处张望起来。小路弯弯曲曲，但俯看下去，一直能够望见端夫里村，可是那儿连一个孩子的影子都没有。

“啊，在那儿！”芭尔蓓叫起来，“你看到了吗？就在那儿。”她一边说，一边用食指指向距山路很远的地方，“她正跟着羊倌彼得和那些

山羊一起上山呢。怎么彼得今天这么晚才带羊上山？不过，这正好，他可以帮着照看那孩子，我也能安心地听你讲了。”

“她可不用彼得照看，”迪蒂补充说，“那孩子别看才五岁，可她会张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可机灵着呢，什么都懂。所以我觉得，她将来和那老头也肯定能相处得很好。不过，那老头现在只剩下两只山羊和那座高山牧场上的小屋了。”

“他以前曾有过更多的东西吗？”芭尔蓓问道。



“他吗？嗯，我想他肯定有过更多的东西。”迪蒂加重语气回答说，“因为他出生在多姆莱斯克一个最好的大户农庄家庭。那老头是大儿子，另外就只有一个弟弟，他弟弟是个老实规矩的人。但是，哥哥却生活奢侈，逞强摆阔，横行乡里，为所欲为。和他交往的，净是些来路不明的恶人。他喝酒赌博，大肆挥霍，结果整个农庄家业都给他败光了。他的爹娘知道后悲痛欲绝，痛不欲生，不久就接连去世了。他的弟弟当时也变得一贫如洗，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了，至今也杳无音讯。这么一来，那老头也变得不名一文，并且给自己留下了非常不光彩的恶名。不知从何时起，他也消失不见了。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人们后来听说他参了军，到那不勒斯去了。打那以后，过了大约十二或者十五年之久，大家都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又在多姆莱斯克出现，还带着一个半大的男孩，并想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亲戚照料。可是没有一家理会他，也没有一家开门答理他，更没有人想进一步了解他。他被激怒了，大发脾气，发誓再也不迈进多姆莱斯克一步。然后，他就来到端夫里村和孩子一起生活着。他的妻子据说曾是瑞士的格劳宾登人，肯定是那老头儿以前不知在山下哪儿碰上的，不久可能又失去了。

“这老头那时好像还有些钱，因为他让那个叫‘托比亚斯’的小男孩去学一门手艺——木匠活。那个男孩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端夫里村里人都挺喜欢他的。不过那老头儿可没人信得过，因为名声太坏。

“有人传闻说，那老头是从那不勒斯的军队里开小差逃出来的，否则可能更糟糕。因为他打死了一个人，当然不是在战争中，你知道吗，而是在打架斗殴的时候。

“但是，尽管有这样的谣言，我们家同他仍然保持着亲戚关系的来往，因为我妈的奶奶和他的奶奶是表姊妹，所以，我们当然叫他‘大叔’。而且，因为对我们来说，端夫里村的大部分人都与我的父系家族有着亲戚关系，所以村里的人也都叫他‘大叔’。后来，他搬到高山牧场上之后，人们就叫他‘奥西姆大叔’了。”

“那么，那个托比亚斯后来怎么样了？”芭尔蓓关切地问道。

“别急，你马上就知道了。我又不能一口气全说完。”迪蒂解释说，“嗯……托比亚斯去麦尔斯当过学徒，学成后回到了端夫里村，然后娶了我的姐姐阿得海特做妻子。因为他们两个很久以前就开始要好了，后来结了婚，生活很和睦幸福。可是，好景不长啊。结婚才两年，他在帮助别人建房时，房梁突然从上面掉了下来，托比亚斯被砸死了。他那被砸变形的尸体运回家时，阿得海特见状又惊吓又悲痛，不久就发起了高烧，一直没有再好起来。我姐姐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有时会生一种大家都不太了解的怪病，患病时大家分不出她是睡着还是醒着。托比亚斯死后没几周，人们便又举行了阿得海特的葬礼，太悲惨了。”

“从那之后，到处都传开了有关这两个人的悲惨命运，大家都在背后窃窃私语，说这是大叔一直违背上帝意愿的报应，其中还有人把这话当面跟大叔说了。牧师也规劝他，现在应该忏悔人生，但是大叔的性子却变得更加固执和暴躁，不近人情，和谁都不再说话。大家见到他时，也都躲得远远的，唯恐躲避不及。”

“那老头再也无法忍受人们对他像瘟神那样的歧视。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搬到了高山牧场上去，有人说，大叔从此不会再下山来了。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一个人在山上面生活，与村里人和上帝都断绝了联系。”

“阿得海特留下的孩子那时才一岁左右，我和妈妈就把她领回家来养大。去年夏天我妈过世，而我也想在山下的温泉疗养地赚点钱，不得已才把孩子带上，并把她领到饭店旁边的波沙村的乌赛尔老奶奶那儿托她照顾。多亏了她，我才能冬天也在温泉疗养地工作。那儿有各种各样的工种，好在我还懂得缝纫和织补。一入春，我去年服侍过的法兰克福客人又来了，这不，又说要带上我一起过去。我们后天就要动身了，这可真是个好工作啊，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情况。”

“所以，你就想把这个孩子送到山上的老头儿那儿去，是吗？我真不能理解你是怎么想的，迪蒂。”芭尔蓓充满责备的口气说。

“你胡说些什么呀？”迪蒂回答道，“我已经为这个孩子尽了我的一份力了，我还能为她做些什么呢？我想，我总不能把才五岁的孩子带到法兰克福去吧。不过芭尔蓓，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去高山牧场的路可都